

温馨乡村

张武之 著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长不当干部，中国最低一级的官员，真正意义上的『芝麻官』，皖北大地上又一部『村官』的故事。



安徽文艺出版社



WENXIN

XIANGCUN

温馨乡村

张武之 /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馨乡村 / 张武之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396 - 3074 - 8

I. 温…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6974 号

温馨乡村

张武之 著

责任编辑:温 媛 常虚怀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 × 1000 1/16

印 张:16.5

字 数:200,000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396 - 3074 - 8

定 价: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一个隆冬的黎明,银霜遍地,寒气侵肌,六百多人的柳家湾自然村,还酣睡在凛冽的朔风中。突然,一声声高亢的骂大街,在村子的上空横冲直撞起来:

“偷了我家的风箱,你遭雷劈!你不得好死!”

“欺负人,你也睁开你的狗眼瞧一瞧,姑奶奶我是一块嫩豆腐吗?”

“……”

在热被窝中蜷缩着的村民听到“偷”,脊梁骨直发紧,暖乎乎的被窝里像陡然间生起了烈焰,人们都手忙脚乱地穿上棉袄,蹬上棉裤,趿拉着棉鞋往屋外跑,循着声音奔了过去。刹那间,人像雁群落地,聚集在村口,黑压压的一片。

一个女人立在人群中央,指手画脚,唾沫星子飞溅,从她上下两排皓齿中间不停地窜出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在双唇的怂恿下,钻进人们的耳朵里。

她穿一身天蓝色底面上缀满粉红色花朵的保暖衣,在晨风的呼呼咆哮声中,显得分外的美丽“冻人”。一头漆黑的头发,在脑勺的后面,慵懒地用粉红的手帕一勒,松松垮垮的;鬓角纷飞着几缕柔软的碎发;白皙的脸庞上泛出胭脂色,那是寒气作美,看上去更加花枝招展。她跺着脚骂,胸前卧着的一对大乳不安分地跟着上下跳动。

骂街的是刘渊的媳妇王春花,村人送她绰号“骂杈天”。

有人说:“这贼真是穷疯啦,连破风箱都偷!”

有人劝:“骂有啥用,快报案吧。”

“骂死这个爹死娘不要的!我不报案。”骂杈天咬牙切齿地回应村邻们的劝说。

骂杈天沙哑的女高音依然在村子的上空迅速地飘飞,跟呼啸的寒风争鸣。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你拥我挤,伸脖挺胸,争先恐后地欣赏着骂杈天赤裸裸麻辣辣酸溜溜的骂街表演。

骂了一阵子,骂杈天口干舌燥,嗓音嘶哑,两个嘴角溢出了黏黏的白沫,

声音像破锣般哀鸣。此时，她冲开围观的人群，一边继续扯着嗓子嚎，一边急匆匆地向村东头奔去。从未饱尝过如此丰盛精神大餐的村民，全忘了现在是寒风肃杀的冬晨，兴趣盎然地尾随在骂衩天两个滚圆的臀瓣后面，紧追不舍。

骂衩天狂奔了一会儿，围观的人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条长龙，浩浩荡荡地向村东头游去。

当骂衩天奔跑到水塘边时，一个男青年鬼鬼祟祟地从村东头孤零零的三间土墙瓦顶的破房里钻出来。他摇了摇狮子狗般乱蓬蓬的头，又迟疑了片刻，有气无力地迎着骂衩天走来。

男青年叫李兴旺。骂衩天看见他，柳眉倒竖，一对媚眼中立刻喷出两束火光。她像一匹饥饿了多日的母狼，向前方的猎物猛扑过去。

她右手的食指指着李兴旺的鼻尖，将地跺得咚咚响，恶毒毒地吼道：“你个野种羔子！俺家的风箱你藏哪贼窝里去了？！”

李兴旺瘦骨伶仃，浑身发抖，连连后退，畏畏缩缩地应道：“鸡不跟狗斗，男不跟女斗。你只要还俺的五十块钱，俺立马给你风箱……”

“我凭啥还你钱？你个龟孙子想占便宜，要怪就怪你自己——还我的风箱！”骂衩天喊叫着，猛地向前跨了两步，扑上去就抓李兴旺的脸。

李兴旺一歪头，后退一步，掉头就跑，像一条夹着尾巴的癞皮狗。

村民们唧唧喳喳地看着热闹，像一群清晨刚出窝的麻雀。可没有一人走出来劝架。

就在这时，上任不久的村支书刘德远大踏步走来。他冲发了疯的骂衩天低声说道：“你别闹了，风箱包在我身上！你快回吧！大清早骂大街，打打闹闹，让村人听着看着多不好！”

刘德远往人群中间一站，便带了几分威严，话声不高却很有分量。

骂衩天一棱睁，收住了狂奔的脚，立在了那里。过了片刻，犹豫不决的她抬手朝脸上一抹，撇嘴放声号啕起来。她偷看了刘德远两眼，用手捂住脸，勾着头，转过身，冲破人墙，夺路往回跑去，洒下一路哭声。

刘德远又向鸦雀无声的人群挥一挥手，大声喊道：“大伙儿赶快各回各家。天这么冷，还不快生火做饭？他俩产生一点小误会，有啥好看的呢！”

村民听后，仨一起，俩一块，吐沫纷飞地谈论着很快散去了。刘德远迎着刺骨的寒风，踩着僵硬的土地阔步向东走去。

李兴旺刚缩回到家里，刘德远就急匆匆地紧跟着进来了。

李兴旺紧张地干搓着两手，身子瑟瑟地抖着，像寒风中颤抖着的一棵小

树。他头发乱蓬蓬的,像头上罩了一个鹊窝;眼圈发青,像一只刚出生不久的熊猫崽;嘴唇颤动,像一头发着高烧的瘟猪。

他结结巴巴地打招呼说:“叔……书记……你……”

刘德远没有答话,瞪着一双虎眼嗔视着他。刘德远想训斥他几句,往下一瞅,见李兴旺的裤裆里全湿透了,有气无力的水蒸气向空中悠悠地飘着,一股异味瞬间溢满了整个房间。刘德远看着李兴旺这副失魂落魄的丑态,很想笑,可他强忍了没有笑出来。随之,一股怜悯之情从他内心深处油然而生。刘德远的脸也立刻由威严变成了慈祥,眼神由犀利变成了柔和,慢声细语地说:“兴旺,别怕。这儿没有他人,你如实跟我讲,你和骂衩天之间有啥弯弯绕?”

李兴旺的头深深地勾着,像发黄的大麦。他嘴里噙个热茄子似的,支支吾吾地嘟囔了半天,也没讲出半个鸡鸣狗吠来。

刘德远小声说:“兴旺侄儿,怕个啥?我一定给你做主,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相信我,就跟我实话实说。不然,闹出了大事,你叫人家看笑话不说,自己还得破财遭罪。到那时,我想帮你也帮不上了。”

刘德远话音刚落,李兴旺扑通一声双膝跪到了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哽咽着说:“我听……听……你的,全……讲……实话。”

正如刘德远所预料到的一样,骂衩天痛骂李兴旺是因为李兴旺深更半夜找她……

骂衩天的男人刘渊跟她生过气后出走,至今快两年了,如石沉大海,音信皆无。

同村的放荡青年刘飞一直觊觎她的容貌。可他与刘渊是同族,又比刘渊长一辈。刘飞每见骂衩天,简直是垂涎三尺,但碍于伦理颜面,却不得不将馋涎大口大口往肚里咽。

刘渊出走之后,刘飞眼前一亮,认为这是老天赐给他的大好时机。刘飞心想,如果直截了当地去勾引,就未免有失体面,遭同族的老少爷们诅咒不说,还有可能落个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下场。刘飞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个黄鼠狼给鸡拜年的计策来。他每次“巧”遇骂衩天,就甜言蜜语地说:“刘渊这小子真没良心!他挣了大钱,在外一定又搂住嫩妞了,不然咋连个信儿都不寄。可怜的春花啊,你还傻傻地等着他,白白地守活寡,也真熬到家喽!”

骂衩天一开始听他说这话,心存戒备,不以为然,但慢慢地却有了“想必

如此”的感觉。她联想到刘渊确实是气后出走，自然认为刘飞说的是实话，是关心她了。

她思前想后，禁不住潸然泪下，追悔莫及。难过一阵子后，她的野性像火山喷发般肆虐了，暴跳如雷，愤怒的烈焰直冲云霄。与刘渊沾亲带故的全让她骂了个狗血喷头。

她像着了魔一样冲进家里翻箱倒柜，把刘渊的衣物全找出来，诅咒着点燃，冒一股黑烟，烧成了灰烬。她还气急败坏地说：“刘渊，你个无情无义的花心男人，不得好死！你能找到女人，难道姑奶奶我就找不着男人？”

不久，刘飞察言观色，看火候已到，送上花言巧语，略施小恩小惠，外加殷勤帮扶，骂衩天乖乖地称了他的心。

刘飞是位采花又败花的卑鄙小人。一次小聚，他几两猫尿下肚，一张乌鸦嘴就张开了，再也关不住。他将骂衩天和他温存时的一言一行，添油加醋，十分夸张地全讲给了沆瀣一气的好友刘虎、刘强听。

刘虎、刘强听后，馋涎便顺着嘴角流出来，像反刍的牦牛，躯体里的血浆也跟着不安分地骚动起来。

刘虎瞪着一双通红的眼睛冲刘飞号叫：“你小子吃独食，好哥们儿都不告诉，真不是个东西！”

刘强也手舞足蹈地喊：“刘飞，你咋不早说？”

“我这不是说了嘛！不晚，你俩下手不晚。”刘飞眯缝着醉醺醺的一双鼠眼，像凯旋的将军般荣耀，如商贾大赚后似的满足。一阵哈哈大笑之后，三只端着酒杯的醒醒的手，又伸到了一块，“砰”的一声，酒水四溅。刘飞大喊：“痛快！干！”三颗长满枯草的脑袋一起向后仰去，脸面冲天，张开大口，酒水全抛进里面，喉结一动，一团热流滚到了胃里。

自此以后，刘虎、刘强也都关心起了寡母孤儿的骂衩天娘俩来。今日，刘虎拎来一块肉；明日，刘强提来一只鸡。两人“侄媳短、侄媳长”地叫着，拍胸担保有事一定帮忙，说着人话却一门心思想做兽事。

骂衩天也真不争气，破罐子破摔起来。不知是出于报复刘渊，还是出于生理的真正需求，抑或是见钱眼开，只要主动找上门的，都来者不拒，媚脸相迎，投怀送抱，要山给山，要水给水。喜欢鼠窃狗偷的男人总是提心吊胆地来，心满意足地去。

常言说：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没过多久，骂衩天的风流韵事，像晚春时节迎风飞舞的柳絮，在整个村子里遮天盖地地飞扬着，成了人们茶余饭

后的精神大餐、闲得无聊时的小品相声。死板的,冰冷的,麻木的,萧瑟的,乏味的,空寂的漫长冬天,就因为骂杈天的所作所为,村人们过得如同除夕夜般亢奋和愉悦。

再说青年男儿李兴旺,爹死娘嫁,跟着六十多岁的老奶奶相依为命,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哪有生下的牛犊就会耕地耙田的呢?由于从小无父母严加管教,李兴旺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他家产的粮食够糊口的,挣的钱却像耳朵上的汗,少得可怜。

靠土里刨食的庄稼人,想挣到大钱,靠得不仅仅是勤劳,还有智慧。许多家娶媳妇的聘礼、垒房屋的砖瓦,那全是靠一点点省吃俭用日积月累攒下来的。父母为了儿子的终身大事,当儿子还嗷嗷待哺时,就已经在银行开了账户,咬牙存下了死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口两口,吃不出一个胖子。这些农民兄弟,虽才疏学浅,孤陋寡闻,但死理是知晓的。

李兴旺一不勤劳,二无智慧,土地里自然生不出钱来。他又不会生意买卖,不懂坑蒙拐骗,更不敢做梁上君子,自然盖不起明三间暗五间的大砖瓦房,也拿不出让女人眼馋心动的丰厚彩礼。都二十大几了,还没有媒人主动踏过他家的门槛,更不用说相亲这码子事了。

李兴旺四肢健全,各个系统发育正常,运作完好。他成熟之后,自然有正常男人天经地义的渴望和需求。可贫苦与他为敌,穷困跟他作祟,没有半个大闺女、小寡妇愿意嫁给他。常言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也不能全责怪人家女孩子思想觉悟不高,嫌贫爱富。

他听多了骂杈天的绯闻,内心深处有种大胆的想法在慢慢地萌生。有思想,就有行动。他瞒着奶奶偷偷地卖了一袋子小麦。他有生以来,兜里拥有了一个让他惊喜、令他心惊肉跳的数字——五十多块钱。他那高兴劲儿,不亚于运动健儿在奥林匹克竞技场上出人意料地夺冠。他趁着奶奶住在姑姑家,又经过三天两夜马拉松式的思想斗争,狠下心来,想做一回真正的男人,也不枉来世上一遭。

昨日半夜,整个村庄酣睡在了万籁俱寂的夜幕里,他抗着鞭子般猛烈的北风,踏着盐粒样的霜雪,顶着发着寒光的星斗,揣着一颗怦怦跳动的心,猫腰潜到了多日令他魂牵梦绕的骂杈天屋子的窗下。

他轻轻地敲打着窗棂条儿,不敢出口大气,更不敢先言语。三下过后,屋里慢悠悠地飘出了带着喜滋滋的嗝声嗝气:“谁——啊?这深更半夜的……”

李兴旺一听,热血沸腾,大喜过望,本来像筛糠似的双腿,奇迹般的刹住了抖动。他迅速地吞下嘴里溢满的涎水,捏着嗓子小声而有力地冲屋子里说:“我是兴旺,我给你五十块钱,你让我……”

屋里却死一般的沉寂。黑洞洞的窗口,如同千年的墓穴一样阴森森的。

李兴旺不敢再言语了,心急火燎地等着回音,不忍离去。等啊等,等得有一袋烟工夫,屋里才冷冰冰地抛出来:“你滚吧,俺不干。”

“大妹子,我的好大妹子,你算行好积德……我给你五十块,一分不少。”李兴旺连忙乞求,言语上淋淋漓漓地缀满了哀求的血水。

又是一阵子沉默,对李兴旺来说那是漫长的、苦涩的、焦灼的沉默。李兴旺像一条拴着的狗,一个心存歹毒的人,在狗可望而不可即之处,投下了一块散发着扑鼻香气的肉骨头。狗在那里急得团团转,嘴里的馋涎流着。

此时,苍天不忍心看到这凄惶的一幕,急忙扯来一片云,将天灯罩住,大地上骤然间伸手不见五指了。

李兴旺正焦躁不安不知进退时,堂屋门“吱”的一声闪开了一条缝隙。骂衩天冲他小声说:“快到厨房里去。”

李兴旺一惊,转悲为喜,像在冲锋前焦急等待时听到了嘹亮的号角。他像兔子回窝似的一跳,钻进厨房里。骂衩天身上裹着被子,也迅速地跟了过来。

骂衩天刚站稳身子,一只手连同支撑着手的白白的玉臂伸到了李兴旺的胸前,急如星火地小声说:“钱呢?你快给我钱。”

李兴旺的手慌忙插进袄兜中,窸窣地掏钱,牙齿上下交战,发出“咯咯嗒嗒”的脆响。骂衩天抓住钱,凑到眼前仔细瞧了瞧,又用手使劲地捻了捻,一张一张灵敏地数后,鄙夷地说:“啥钱?这么零碎——你要快点!”

骂衩天用脚踢平灶前的柴草,一歪身子平躺在了上面。

她催促说:“等啥?你来干啥哩?!”随后,她将胸腹上的被子一揭,立刻,李兴旺的眼前朦朦胧胧地出现了他从未见过的丘陵平原。他的心跳急骤地增加着频率,咚咚地响得震耳。此时,他口干舌燥,脑子里像烟波浩渺的大海,水茫茫的,一望无际。

“快点!龟孙子想冻死我!”骂衩天不耐烦地又催促道。

李兴旺在她一声接一声的催促下,更加不知所措。他诚惶诚恐,心有余而力不足,下身一点也不听话儿。

骂衩天忍无可忍了,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地说:“你不安好心,想冻死姑奶奶!”只见她一仰上身,用双手猛地一推,将李兴旺推了出去,急忙裹紧被

子,冲出厨房,嘴里还嘟嘟囔囔地骂着极难入耳的脏话,跑进堂屋“咣当”一声,堂屋门闷死了。

李兴旺呆滞了,僵了一会儿,才茫然地提起裤子,勒紧腰带。稍停片刻,他狠狠地挤了挤眼,又用力地摇了摇头,一种懊悔之情便如涌泉般喷出,就气急败坏地猛抽自己两个耳光。“啪啪”的脆响,在这静谧的夜里,传送得很远很远。最后,他捂着脸,忍着麻辣辣的疼,无奈地走出了骂祝天的厨房。

李兴旺来到院中停下脚步,两眼深情地瞅着骂祝天黑洞洞的窗口,内心立刻泛起了酸辣苦咸各种滋味,禁不住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哀叹。他站了一会儿,勾着头,心灰意冷地走出了骂祝天的院落,晃进了黑漆漆的滴水成冰的夜里。立刻,凛冽的北风猛刺过来穿透他的衣服,扎到他的身上,他冷得差点跌倒。

李兴旺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里,开了门,黑灯瞎火地摸到床边,搓脚褪掉沉重的破旧棉鞋,和衣将冰棍般的身子塞进发着馊味的被子里。他闭上眼躺着,脑海中乱糟糟的一团。刚才,映入他眼帘的一幕,如风似雾,挥之不去。

随着时光滴滴答答地流淌,身上的寒气一丝丝退去,慌乱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他对女人的渴望又死灰复燃。一瞬间,一种难耐的欲火烧遍他的五脏六腑,他饥渴难耐,呼地坐了起来。

李兴旺清醒了,意识到了五十块钱花得多么冤枉,像掉进了山涧里,一丁点儿响声都没听到,他感到自己的心汨汨地直往外涌血。

他的大脑急速地翻滚着,想想有没有弥补的良策妙计。

李兴旺一想有啊,马上精神抖擞起来了。他急忙掀去被子,翻身下床,将双脚再一次伸进了冰窟般的鞋里。他轻轻地拽开门,夹紧小袄,躬身又冲进了北风呼啸的夜里,向骂祝天家摸去。

他像一个幽灵,再次潜到了骂祝天家的窗下,轻轻地叩击着窗棂,并轻而有力地冲屋子里喊:“春花,春花,我现在可以啦,你出来,你快出来——”

屋里静悄悄的,一点反应也没有。李兴旺急不可耐地不停地敲打着窗子条,用力越来越重,窗子条在凄惨地怪叫着……

终于,屋里沉寂不下去了,传来骂祝天恨恨的回音,说:“野种羔子!你想找死?!再不滚,我喊人啦!”

李兴旺猛吃一惊,出乎意料的是骂祝天敢破口大骂他。他胸中立即有一股无名火一蹿一蹿地燃烧起来。他头往窗子边伸了伸,怒形于色地说:

“你个破鞋精，还我的钱！”

“你没本事，怪姑奶奶吗？”话音刚落，“哗”的一桶尿从里面冲出来，李兴旺接个正着。

李兴旺像刚爬上岸的落水狗，一连串地摇头抖身子，污水却没有甩掉多少。前胸不仅湿了一片，还有一些胆大妄为者，从他的脖颈钻到胸窝里去了。他怕窗子里再飞出刀子之类的锐利物，闪身躲到了一边。他气得头发上竖，浑身颤动，本来沸腾得像岩浆般的欲望，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滚！快滚！你个贼！”骂权天怒不可遏地说。

此时，李兴旺像发着撑的牛，肚子圆鼓鼓的，鼻孔里喷着粗气。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就是个贼！”他借着云缝间几点微弱的星光，睁大眼睛，在空旷的院落里瞅来瞅去，眼都酸了，也没有瞅到值钱的东西。正沮丧失望之时，他想到了没门的厨房，便一头扎了进去。他躬身察看，偌大的厨房里，就一只风箱值点钱。他顾不及风箱上灰多尘厚，从灶间拽了出来，在地上轻轻地震了几下，往肩上一扛，扬长而去。

东方破晓，骂权天心里不大踏实，急忙起来，发现风箱没了。她猜想是李兴旺所为，一时怒火中烧，不能自己，就冲出院落来到巷子里大骂起来。

李兴旺和骂权天打骂的前因后果清晰啦，刘德远用慈父般的目光看着李兴旺，掷地有声地说：“兴旺，你要听我的话，今天晚上天黑透，老老实实把风箱给骂权天送去。这事要是闹到派出所，按嫖娼处理，罚你两千，理所当然；按偷盗处理，拘留你十天，合情合法。这都不算啥，可今后你还如何做，你还哪有脸见乡里乡亲？唾沫星子可以淹死人，你的一生全毁了……”

李兴旺瞪眼听着刘德远的谆谆告诫，脸色煞白，全身战栗。

刘德远仔细看看他不修边幅的样儿，又十分生气地说：“你站到镜子前看看自个的样儿，蓬头垢面，褂裤肮脏，穷酸潦倒，腥臭难闻，人家女人自然看不上你！你就不能不蒸馒头——蒸（争）口汽（气）吗？”

李兴旺听着听着，两行清泪顺颊而下，咕嘟着说：“叔，我……”他搓着手，红着脸，羞愧难当。

刘德远瞪他一眼，大声说：“听话，天黑后，千万别忘了送风箱。我这就到骂权天家去，劝说劝说，说服她不声张才是。”

刘德远出了李兴旺的家，急匆匆地往骂权天家赶。此时，整个村落炊烟袅袅，空气中氤氲着一缕诱人的饭香。

刘德远到骂衩天家，见她在做饭。可能没有风箱的缘故，厨房里烟雾弥漫，呛得她不住地咳嗽着。

“春花，做好饭了吗？”刘德远和蔼可亲地问。

“叔来啦，堂屋里坐吧。”骂衩天羞涩地勾着头，用湿毛巾擦拭着流泪的眼，急忙迎了出来。

刘德远踏进堂屋，举目四顾，屋中家具朴实无华，但收拾得有条有理，窗明几净。空气中飘着淡雅的馨香，令人心旌摇曳。

“叔，喝口热水，天太冷啦。”骂衩天将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放在桌子的右上角，拢了两下飘落到眼前的秀发，拘谨地站在那儿，有点无所适从。

刘德远问：“刘渊来信了么？”

“没有。他的良心叫狗吃了，龟孙子，早忘了俺啦！”骂衩天说着泪水像冰冷的秋雨，滴滴答答砸到了地上。

“究竟是咋回事呢？这孩子不是铁石心肠啊！”

“叔，李兴旺欺辱俺，你要给俺做主。”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春花，没有啥大不了的事。李兴旺孤门独户，爹死娘嫁，是个苦瓜。天黑后，风箱他给你送来，原谅他吧。我已经狠狠地批评了他，他再也不敢来找你的麻烦啦。”

听着刘德远的话，骂衩天很吃惊。刚才柳伟岸村长来了，一个劲地劝她去告李兴旺。同是村干部，两人的意见咋正好相反呢？一时间，她像钻进了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骂衩天偷偷地瞧着刘德远，只觉他一脸正气，怦怦跳动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气也顿时消了大半。

“春花，你以后有啥棘手的事，过不去的坎，就直接去找我，没有解不开的绳疙瘩。你千万别再动不动就骂大街，这样既解决不了问题，又影响不好。今天这事就是闹到上面去，有你说的，也有人家辩的，还是不声张为好。我说得对不对，你认真考虑，仔细想想……”

骂衩天沉思一会儿，说：“叔，你是好人，我听你的。”

接着，刘德远又真心实意地询问了她一些生活中的琐事。等将骂衩天安顿好，刘德远方感到饥肠翻滚，便起身准备回家。他走出院门，只听到骂衩天又急速地喊道：“叔，你别走，我还有一件大事想跟你说！”

刘德远一惊，马上收住脚，急忙转身回到骂衩天家中，不知骂衩天要跟他有啥。



第二章

“春花，你还有啥事？”刘德远一脸迷惑地问。

“叔，我想跟刘渊离婚。他不在家，能行吗？”骂杈天腼腆得像小姑娘，两手不停地摆弄着胸前的袄扣子。

刘德远听后，沉思了半晌，说：“这个我不太清楚，等我有空，到镇法庭上问一问，再给你个满意的答案好不好？”

刘德远正转身要走，妻子马秀英急匆匆地找来了。骂杈天赶忙往屋里让，秀英摆手说：“不坐啦，快回去吃饭，凉啦！”

刘德远夫妻辞别骂杈天一前一后迈着大步往家赶。

秀英埋怨说：“你在她家咋待这么长时间？小心有人说你的闲话。”

“身正不怕影子斜。你能不知道我是啥人？”

“知道有屁用，我又不能捂住人家的嘴！你要清楚，有人正想糟践你，还没找到借口哩。”

“我就是坐在家不动，别有用心的人想作践我，照样编出我的生动故事。俗话说，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我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怕这怕那，我就不要当干部了！群众信任我，担子我也接了，就不能前怕狼后怕虎。不然，我还算个男子汉吗？”

秀英无话可说了，两人默默地往家赶。

回到家，秀英盛饭，刘德远帮着端菜拿筷子。他坐在小屋桌前狼吞虎咽起来。吃了一阵子，他猛地刹住，讪讪地说：“哎呀，我还没有刷牙洗脸呢。”

秀英先是一惊，听后忍不住哈哈地笑了起来。她跟丈夫开玩笑说：“脸不要了，还洗它干啥。”

“你真说准啦，咱村还真有不要脸的人！”刘德远感慨万千地说。

刘德远丢下筷子，放下馍，急忙去刷牙洗脸。三下五除二后，他继续坐下吃饭。他边吃边忧心忡忡地说：“像李兴旺这样的单身汉是社会上最可怕的人，这样的人越多社会越乱。农村还有许多人重男轻女，人为地造成男女比例失调，这是在造火山……”秀英不理解他说的话，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突然，堂屋里的电话急骤地叫了起来，秀英触电般站起，向刘德远摆着

手说：“你别动，我去接。”

刘德远看了她一眼，起身往外走，“你接，人家是找我，我再去接，这不是存心浪费人家的电话费吗？”

秀英对着刘德远的背影瞪了一眼，搭讪着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这时，堂屋里传来刘德远的回话声：“你一定要先稳住他俩，要是出了大事，你脱不掉干系！我马上就到。”

挂掉电话，刘德远匆匆地直奔西屋，把摩托车推了出来。

秀英一惊，急问：“吃饱啦？你不喝稀饭啦？”

“耿杨庄有打架的，我要立即赶去。”

秀英急忙端着碗，向刘德远冲来，生气地说：“喝下稀饭再去，天冷。我不信，他们一会儿就打死人啦？”她冲到摩托车旁，伸手抓住后货架，将碗递了过去。

刘德远心慌意乱地接过碗，吹一口气，喝一小口稀饭。喝第三口时，碗滑脱手，“叭”的一声落在了地上，稀饭飞溅。碗在地上滚几滚，却没有碎。秀英“啊”了一声，松开手，忙去拾碗。刘德远乘机纵身跨上摩托车，猛按电子打火，“呼”的一声冲出了大门。秀英一惊，一边喊着他一边往堂屋里冲。等她挟着大衣跑到大门外时，刘德远早没了踪影。

淮北平原上的十月，天寒地冻，朔风刺骨。嗖嗖的风冲到刘德远的脸上，像皮鞭沾上水在猛烈地抽打。他的鼻子、耳朵、手、脚全像火在烧。他忍受着剧痛，却在不停地加大油门。

一刻钟不到，刘德远的摩托车驶进了耿杨庄的耿小彪家院子内。

耿小彪听到马达声，急忙迎了出来。他身后跟着左脸上青一块的耿庆龙。

耿小彪见到刘德远，大惊小怪地说：“我的老天爷，你学习回来了！我还担心你没回来呢。”

“你和耿庆伟是堂兄弟，咋打起来了？”刘德远还没有将摩托熄火，张口就问耿庆龙。

“唉！一言难尽，进屋说吧。”耿庆龙满脸愁容，一身憔悴，摇晃着头说。

三人来到堂屋，耿庆龙给刘德远递烟，刘德远摆了摆手。他又递给耿小彪。耿小彪看刘德远未接，便也没接，说：“烟不是好东西，少抽些吧。”耿庆龙不听劝说，独自抽了起来。一会儿，屋里便充满了刺鼻的辛辣味。耿庆龙

开始不停地咳嗽起来,整个呼吸系统像堵满了棉花,喘气十分困难。

刘德远看着他,紧紧地皱起了眉头,诚心诚意地劝说:“掐灭吧,你是在花钱买罪受!”耿庆龙很不情愿地将烟踩在脚下,说:“心里有事,我万分想吸。这两天,我一天能吸三盒多。”

刘德远心疼地说:“有事,你找组织处理,光抽烟能解决啥问题。你说一说你俩打架的原因。一定要一是一二是二,不要掺水加沙。”

“唉!咋说呢?说来话长。我求你,我的新书记,好书记,青天大老爷,你一定要给我个公道啊。不然,我不是死在耿庆伟那小子手里,也一准死在我女人脚下。”耿庆龙一双布满血丝的小眼睛中分明写满了恳求。他不由自主地又从烟盒中抽出一支烟点着了火,猛抽一大口后,两股浓烟从鼻孔中喷了出来,一阵咳嗽过后,接着说:“我家和他家是邻居,我前他后。他现在有了钱,翻盖房子,地准备高出我家三尺。好刘书记——咱乡里规矩,这不是明摆着往我眼里推石碾吗?我是男子汉,忍一忍可以,谁叫咱没人家有钱呢?可我女人咽不下这口恶气。她就骂我,说我无能,把一腔怒火全烧到我身上,非逼着我去找耿庆伟理论。她不停地唠叨我,挖苦我,咒骂我,我的头都快爆炸了。我没法子,只好去找耿庆伟。我到耿庆伟家,说明来意,谁知耿庆伟不哼一声,却瞪着一双豹子眼看着我。我没想到,他突然甩手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你看看,打成啥样了。我体弱多病,不是他的对手。我只好装着找棍,跑回了家。等我拿着铁叉找耿庆伟拼命时,被邻居拉住了。耿小彪听到吵闹声马上赶来,劝住了耿庆伟,又把我拉他家来。我的好刘书记,我的青天大老爷,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如有半句假话,死俺媳妇。你要帮我讨回公道啊!”说过,他撇了撇嘴,水泡眼里挤出几滴混浊的泪来。

刘德远蹙着眉头说:“当然,发生这样的邻里纠纷,我绝对不能坐视不问。你讲的我清楚了。我会公道处理。不过,我想再去找耿庆伟了解一下,不能光听一面之词,要彻底把问题的症结弄清楚。你俩在这儿等着我,最好不要乱动。”

耿小彪要陪着去,刘德远摆了摆手。

刘德远急匆匆来到耿庆伟住处。

耿庆伟的堂屋早已扒掉,正请几位年轻人在垫地基。机动三轮“嘞嘞”地叫着,像不堪重负的哀号。

刘德远蹙眉一瞅,耿庆伟的地基真的垫得很高。

这时,耿庆伟的女人玉琴慌忙从东屋里迎了出来。她满脸朝霞,甜滋滋

脆生生地说：“刘书记来啦，快请屋里坐。”

刘德远来到屋子里，往北边的椅子上一坐。他抬眼看看，屋里家具你拥我挤地靠在一起，但井然有序，干净整洁。条几南头放着一台二十九英寸的大彩电，深灰色的外壳，宽宽的屏幕，式样新颖大方，向人们张扬着自己的不凡。

“书记，喝茶吧。”玉琴将一杯冒着蒸汽的热茶放在刘德远身边的桌角上。嫩绿的茶叶在杯子里悬着，一股淡淡的茗香飘进刘德远的鼻孔。

刘德远说：“你千万别客气，以后我会常来常往，随便些。庆伟呢？我找他有点小事。”

“他料到你会来，赶集买菜去了。”玉琴说过嫣然一笑。

刘德远仔细一瞧，这女人打扮十分新潮：染烫过的黄发高高地盘在头顶，巧妙地用发卡扣着，显得雍容高贵；眉毛修得如弯弯的月牙，涂着淡淡的眼影；唇上涂着红色的唇膏。上身穿红色羽绒袄，曲线分明地勾勒出窈窕靓丽的身段；里面穿着白色高领羊毛衫，真正是红装素裹。她三十岁刚出头，看上去显得更年轻些，端庄白皙的脸庞，两颊通红。淡雅的香水味从她身上散发出来，有着熟透的苹果一样的诱人魅力。

刘德远恋恋不舍地从玉琴那里拽回目光，心事重重地问：“玉琴，庆伟咋能动手打他堂哥呢？”

玉琴苦涩地冲刘德远一笑，诉说了打架的前因后果。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十年前，耿庆龙靠着脑瓜子机灵，走村串户，收鹅毛买酒瓶，天天有收入，日日有进项，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如旭日东升。于是，他就扒掉旧房，盖砖瓦结构的明三暗五。房子又高又大，地基骄傲地高出耿庆伟家一尺多。耿庆伟看堂哥这样目中无人，心里极不舒服，就去找他理论。

耿庆龙一脸嘲讽，露出满嘴的黄牙，轻蔑地说：“小兄弟，你嫉妒心太强了。我没想到，我真没想到，我一万个没想到。你是拎起眼皮扇扇子——眼热了吧？假如你有了钱，重新翻盖房子，你家的地基抬高八尺——不，就是起一百层高楼，我耿庆龙连个瘪屁都不放！”说罢，他高高地昂起头，哈哈大笑，像发情的驴在引吭高歌，震耳欲聋。

耿庆龙的冷嘲热讽，气得耿庆伟脸发紫，声嘶哑，身打战。他憋着一肚子怒火，转身回到家里揪住媳妇就打，像一头暴怒的雄狮。

玉琴被打蒙了，挨了一顿拳脚，见耿庆伟不停手，就怀疑他突发了精神病。她怕被活活打死，马上扯开嗓子号叫起来，像正被宰杀着的猪，没有一点人腔。四邻八家潮水般向他家跑来，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冲上去将耿庆伟擒住。玉琴慌忙从地上爬起来，一身泥土，面无血色，早已鼻青眼肿。

经邻居一番劝说，耿庆伟才慢慢地冷静下来。一看女人被他打成这样，他立即声泪俱下，声嘶力竭地说：“我心里憋得慌啊，媳妇！我再不争气，不混出个人模狗样来，耿庆龙就是俺爹，俺亲爹！”

此时，玉琴才晓得男人为啥发脾气打她。等劝架的人散去，他一家三口，抱头痛哭，直哭得热泪横流，天昏地暗，一天没有生火做饭。

从此，痛定思痛的耿庆伟像脱胎换骨似的，起早贪黑，像一头默默无闻的牛，只顾勾着头拉犁。农闲时，他和同学周华杰一块收购中药材，经加工后，再卖给药商；农忙时，他披星戴月领着女人挥汗在责任田里。天道酬勤，耿庆伟的口袋一天天鼓了起来。为了挽回丢失的脸面，现在翻盖房子报复堂哥耿庆龙。

十年河东转河西。耿庆龙又来找耿庆伟理论了。耿庆伟认为耿庆龙自食其言，不值得搭理，甩手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刘德远清楚了打架的来龙去脉以后，扑哧笑了，笑得玉琴一头雾水。

她迷惑不解地问：“刘书记，你笑啥？”

刘德远说：“自古落后就要受气挨打！可惜啊，庆伟打的是他的大恩人。”

刘德远的话让玉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一脸茫然，直愣愣地看着刘德远。

这时，耿庆伟回来了。他看见刘德远，迅速跨下摩托车，立好支撑，伸手抓住刘德远的手，用力握了起来。

刘德远说：“听说你要建房，我抽空来看看。”

“我估计你会来。说句心里话，我早就想请你来家坐坐，恭贺你荣升行政村书记。我怕你不给面子，也怕周围人说我势利眼，就一直没有邀你。正好，今日你不请自到，咱哥俩谈谈心。”说罢，耿庆伟急忙吩咐玉琴抓紧时间生火做菜。

刘德远瞅瞅耿庆伟的地基，略有所思地说：“庆伟，你的新房没必要在这儿建了。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俩一块在城郊买七八分地，一家建个小院，我和你成为邻居，早晚也好有个照应。今后，咱们各自的生意再干大些，住在